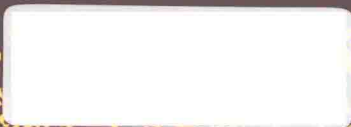


片儿白·著

打眼

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

写尽机关算尽的骗局，透析尔虞我诈的人心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打眼²

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

片儿白·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眼. 2, 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 / 片儿白著.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484-1903-7

I. ①打… II. ①片… III. ①收藏-基本知识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4786号

书 名: 打眼.2——古玩做局的那些事儿

作 者: 片儿白 著
责任编辑: 邹德萍 陆晓晓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903-7
定 价: 32.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打眼是古玩收藏之路的必修课。新上路者往往像一个踌躇满志的猎人，刚愎自用，趾高气扬，无视路途荆棘密布、野兽出没，满眼只有猎物，没有危险；而长途跋涉者遭遇过蛇咬，变得缩手缩脚，常怀井绳之虞。依愚之见，这门课程的复杂与深奥超出任何初学者的想象。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逾五千年，况且今天许多收藏品还早于这个时代。各类新石器时期文化的证物至今还在收藏者中流传，传递着古老而诱人的文化信息。面对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文物信息系统，每

一个智者都渺小得不能再渺小，所掌握的知识再丰富也不过是沧海一粟。文明的积累在此刻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掀翻任何蔑视它的好事之徒。

这个好事之徒就是我们自己。在物阜民丰时代，收藏的乐趣在坊间传播蔓延，据古人之物为今人所有，此乐趣妙不可言。人性的弱点就在这妙不可言中一点点展现，面对诱惑，不再评估自己的能力，孤注一掷，以博弈心态上场，后果甘苦自知。

官方提倡的全国性收藏热自北宋、晚明、康乾、民国至今已是第五次，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历代仿品尽在其中。此次收藏热度之高、幅度之广超过历次。稍有不同的是，作伪的质量、做套的手段花样翻新，前无古人。收藏本是个人与千军万马作战，不死已是英雄，别奢望再不负伤。负伤对一个明智的收藏者不是耻辱，而是一种光荣。

白明师兄将自己在途之伤展现于世，是他的高明之处。按旧时古玩的习惯做法，打眼后往床下一塞，眼不见为净，羞于见人。有勇气讲述自己可能被别人耻笑历史的人，令人尤其令我钦佩。不要说业余爱好收藏者，即便专业人才，即便国宝大师，打眼看错也是家常便饭。几十年来，我经历我看过的不计其数。这个领域没有神仙。

私有意识出现于人类社会那一刻起，生活变得丰富起来，随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戒贪。人性的弱点是会被人利用的。防止打眼，戒贪

极其必要，其次才是努力地学习各类知识。从这点上讲，本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一本指导收藏的专业书籍。读者应该珍重白明先生的经验之谈、切肤之痛。勇于面对收藏之路上的荆棘乃至陷阱，关键是事后要总结修正。读此书不单是听别人上当的故事，更是要弄明白人生的一个道理。

我说过，文化的乐趣是终身的乐趣。从这点上讲，打眼也是一种乐趣，体味痛苦，充实知识。古人云，不冤不乐，就是这个意思。

是为序。

马未都

丙戌大寒

引子 续写“打眼”再说“心魔”	001
1. 梦碎有痕，痛我半生	005
2. 玉碎	045
3.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巧的瓷器会“唱歌”	079
4. “秦琼卖马”	107
5. 我用青春“赌”翡翠	134
6. “绿色造假”，再话汝窑	153
7. “古画儿”惹来的一段“风花雪月”	175
8. 老票老票，寻死上吊	196
9. W大姐摔匾	215
10. “不朽”的青花瓷	226
后记 “薛平贵情结”——我用“打眼”看“捡漏儿”	244

引子 续写“打眼”再说“心魔”

拙作前一本《打眼1》出版以后，承蒙藏友们的认可以及媒体的厚爱，也算是小的溜儿“火”了一把，实乃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原以为，《打眼1》的话题是写文玩界个别商家“玩窜儿”（用假货设套骗人的意思）以及诸多收藏爱好者因贪心而上当的糗事，不承想被“关注”了。因为我是既揭了自家的“秃疮疤儿”，又给别人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自认为弄不好就成“众矢之的”了，于是疑心生暗鬼，真害怕哪天因为背着老婆跟某人“拍拖”而

忘了钟点儿回家晚了，半道上挨一板儿砖……咳——看来我太低估了造假者的觉悟，太拿自己当事儿了。其实你是谁呀？以为自己是一把“葱花儿”，谁拿你“炆锅”呀？

所以事先声明：如果某天夜半在我们家楼底下拐弯抹角的黑暗处，我真被人用砖头给“花”了，绝对与收藏界无关，八成是我那亲爱的所为，这案子大概应该属于“情殇”的范畴吧？故今在此留个线索，省得日后查起来“死无对证”。

至于我为什么要“续写打眼”，的确是有朋友“哭着喊着”说前一本书看了——不过瘾！是嫌我倒霉“倒”得不够而不过瘾，还是因为我没把收藏界让人“打眼”的糗事儿给抖搂干净而不过瘾，我就讲不清楚了。我在上本书的一开头曾说过：文玩收藏界，“捡漏”的事儿是少之又少的，比飞机失事还“难”，而“打眼”的悲剧则是每分钟都会发生。没有赝品就没有文玩，没有“打眼”就没有收藏，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已经是个“买马配鞍子”的事儿了。所以，要把“打眼”的事例都给抖搂干净，您说咱谁有这个本事？其实没人有“这个本事”。但是，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接着给大伙连逗乐带提醒，兴许还有点儿能说的事儿。

您比方说前几年吧，有一位“海归”找我，手里捧着个笔记本电脑，激动得不得了。

“得着什么喜帖子啦，您这么高兴？”

“知道美国如今正闹‘次贷危机’吗？”

“略有耳闻，那您也犯不上这么高兴呀！”

“让我高兴的是，美国那边儿有人撑不下去，开始变卖古玩啦！”

说话间这主儿就双手颤抖着打开笔记本电脑，于是页面上陆续显示出了几十张关于“古玩”的图片。

我问他：“您都给买下啦？”

他回答：“买下了一部分，劳驾您给看一眼，如果值当的话，回去我准备全部拿下！”

我说：“美国闹的‘次贷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儿，我不是搞金融的，还真弄不大明白。但我敢肯定，您电脑上的这些玩意儿大部分都是从北京地摊儿上运过去的。要是都让您给包圆儿了，估计你们家比美国的‘次贷危机’还要惨！”

“不会吧？这可是我在唐人街上买的！”

“唐人街上就不‘闹鬼’啦？”

那人就愤愤地把笔记本电脑合上，特不高兴且又轻蔑地说：“你没怎么出过远门吧？有机会多出去看看，那大千世界——精彩得很哩！”

得——他不远万里地买了“瞎活”（假货），还落一个我是“缠小脚儿的新媳妇——走不了远道儿也没见过世面”。您瞧见

没有？这又是一个“着”了“心魔”的，而且这爷们儿来自“大洋彼岸”！

今几个豁出去了，《打眼2》的“开头”，还是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吧……

1. 梦碎有痕， 痛我半生

打上小学的时候起我就清楚地记得，大抵在学校所有教室的后墙上都贴着个醒目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这原本应该是莘莘学子都要作为安身立命之准则的至理箴言，却长久以来被我忽略着。因为从小我就认为“力量”应该来自肌肉而并不见得非得是“知识”，有了肌肉就有劲儿，就不至于因为给某个漂亮女生“递条儿”而被别的男生追打着满大街地乱跑。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

是下了狠劲，一天能做六百多个俯卧撑，还买来了一副哑铃“做操”。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我愣把自己——一个“麻秆儿”样的身材练出了一身的“疙瘩肉”！当时我是看了美国电影《洛奇》，奔着史泰龙的身段儿就“去”啦。结果高考三年，连续名落孙山，我爹数落我，说我“有辱门风，对不起祖宗”！这话当然我特不爱听，因为正处于“反叛期”，一听到老家儿（北京土话，指父母）的“闲言碎语”，我就把耳朵给堵上，于是就从“史泰龙”变成了“屎太聋”了。

其实我干的那些对不起祖宗、有辱门风的事情多了，祖宗若是真的有灵，应该在半夜三更踏着一股子白烟儿飘到我的床头，趁我憋不住尿起夜的时候，冷不丁地给我个阴森森的惨笑，我敢保证，如果当时没被吓死的话，日后一准儿改过！

说起来我们家也曾是个收藏很是“殷实”的老宅门人家儿，得说是祖宗留下的基业“丰厚”。但是由于没把“知识”当成“力量”，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给邓丽君当“粉丝”，我就撺掇我爹把祖宗留下的那些今天看来无疑是价值不菲的古玩，卖给了一位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远房的香港亲戚。如今反思一下，这似乎也不能全怪我。我从小是看着这些文玩长大的，对它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大批的古玩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破四旧”了，砸的时候也觉着“挺痛快”的。至于“劫后余生”的那一小部

分，长期以来又被我爹称作是“坷垃玩”（即不甚值钱的古物）。所以，我除了对以前我们家黄花梨木条案上摆着的一只清代康熙朝青花大将军罐上那个叫“四妃十六子”的图案记忆颇深之外，其余的玩意儿都没往眼睛里“夹”。因为从小听我姥姥说过：古时候，一个男人能养得起四房太太，能繁衍出十六个儿子，那才是“成功人士”的标准！于是长大后我就经常幻想着，并暗地里在我们班或者年级里偷眼观察，寻摸哪几位将来能陆续地给我当这“四妃”。其实这不是扯臊（方言，胡扯之意）吗？现如今，即便真把我给“变”成个亿万富翁，有这等财力；即便《婚姻法》给我个“破例”，那我也不干呀！“四妃”？要是真把她们丫四位都给娶回家来，除了能凑一桌麻将牌之外，就剩下“招架”啦，估计这四位美人儿是一天的踏实日子都不会让我过，要不怎么古代男人的“寿数”都不太长呢？至于“十六子”更别指望，现在就养活这么一个“小祖宗”，我还被折腾得比三孙子还要“三孙子”。

唉！也别说，通过我们家康熙瓷罐子上的这幅“吉祥画”，倒是让我由此“深刻”地理解了古人的几句至理训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您瞧见没有——成功人士的“生命轨迹”大抵如是。然而想不到其中“齐家”竟是那么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那时候的“家”和今天的“家”可是不大一样的。现在一般就是三口之家，更有些爱玩儿“丁克”的，不要

孩子，就愿意俩人每天“大眼儿瞪小眼儿”地过日子，家的人口就更少了。可古代的时候不成，咱爷们儿“撑”的这个家可就“累”啦。按照“四妃十六子”的算法，再加上您还得有个亲妈不是？至少在这一个屋檐下就得有五个以上相互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并带着一帮各自生的（跟别人没关系，但跟你有关系）孩子在你眼巴前儿折腾。要想把他们都给摆平了，没两下子成吗？真跟治国差不多。哦——原来康熙爷是这样“教育”人的！只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讲，想起来便“遗憾”无穷，只恨生我晚矣，咋我就不能是“那会儿”的男人呢？要不然何至于今天跟老婆出趟门，好不容易跟个美人儿擦肩，却连眼珠儿都不敢斜一下！

还是回过头来“说古”吧。想起来那件画着“四妃十六子”的康熙朝青花罐子当时卖给“亲戚”的时候，也就百十块钱，如今同等品相的物件，保守地说价格不下二十万！看来当时我们一家子都没什么文化，没把知识当力量，而是把祖宗当成“冤大头”了。但要较起真儿来，它还真不能全怪我们家，那会儿是真没钱呀！别说个人，国家都没钱。当时但凡大城市的饭店或者宾馆里都有所谓“外汇商店”，干吗呢？不就是拿着古玩换外汇嘛！我爹号称是个“县团级”干部，月薪六十八元，已然不算少了。而我爷爷留下的这一堆“坷垃玩”能卖一万多块。这一万块钱呀，差不多是我爹的小二十年的薪水了，您说说当时能不让人动心吗？但真正让我“动

心”的事情还在后头。

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一本香港杂志，是专门讲古玩的，翻开一看，我们家那位“倒霉亲戚”正笑微微地把玩收藏呢，东西瞧着眼熟，嘿！都是我们家的玩意儿，标明的价钱能吓死人！尤其是原来放在八仙桌上的一只插着鸡毛掸子的“破花瓶”，那价钱一眼都看不出来数字后面是多少个“零”。至此我才知道，这个宝贝的学名叫“青花玉壶春瓶”（具体年代不忍细说）。我的汗就下来了，祖宗哎——如果我有点儿常识、有点儿“好古”之心的话，别的都暂且不算，光是您老人家留下的这“一壶春色”就够我受用的啦！我还真不惦记养“十六子”，但眼下交四个漂亮的女朋友，应该没太大问题！

在宿舍里我睡的是上铺，那破杂志就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每每夜半时分翻看一回，也每每是怅然悲叹。于是就浑身燥热、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下铺的同学骂：“不他妈好好睡觉，瞎折腾什么呢？”或许是我曾经喃喃自语着“哎哟喂……玉壶春哟……玉壶春”地睡着了，几天后班里就有了传言，说姓白的半夜三更偷看黄色画报，听见他做梦的时候——叫“春”来着。

我这人脸皮挺厚，不嫌寒碜，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说我是“叫春”也好，说我是“叫床”也罢，反正从那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不眠之夜以后，一个曾经的败家子儿就在“叫春”的呓语

中“涅槃”啦，就以一个“复仇天使”的姿态朝着我心目中所有的“古玩”奔去了，同时将那本的确有几张令人目眩的美人儿写真和印记着我们家名贵文玩图片的杂志，一页一页地撕碎、烧掉。想起早先看见教室后墙上“知识就是力量”的标语，刚好“讽刺”了我十年的玩儿闹，便在没有任何艺术造诣的条件下，买了块极便宜的寿山石章料，发着狠地、歪歪扭扭地给自己篆刻了一枚图章，上面刻的文字很有些励志的悲壮，曰“恨不十年读书”！

说起来那个年月想读书，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关于古玩瓷器收藏方面的书籍，市场上着实少得可怜。不像现在，关于收藏的“知识”，甭说纸介媒体，连电视节目都要“烂大街”了。为这事儿，日后曾有幸讨教过几位在收藏界“信得着”的朋友，朋友们也有同感，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能孜孜不倦地学习的不过就是当时的文玩泰斗冯先铭、耿宝昌等大师的那几本专著。但人家是把别人看琼瑶而“穷聊”的工夫，都下在了脚踏实地的研究上。所以人家这几位都是读过大书的人，学问颇深，这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能成为今天货真价实的学者型收藏家的重要原因。这事儿谁也甭瞧着眼儿热——早干吗来着？这世上“人皆醉而独为醒”者毕竟是少数，上苍最讲公道。

跟他们比起来，我那会儿都干吗来着？是“醉”着还是“醒”着？到今几个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也是真没闲着，乃一门心思地想